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九回 韋寨主裙釵結義

詩曰：春園射柳續前媒，鸞鳳分行孰可哀。玉詔催婚偕國戚，冰心守節棄妝台。

已傷弱質難逃世，猶幸奇才可奪魁。今日天公翻變化，龍門好趁一聲雷。

季冬時節雪花飛，硯墨凝冰火不離。每怯西風穿戶牖，常看曉日照庭扉。梅花破臘年光近，書卷娛情景物移。已廢女工徒歲月，因隨母性學癡愚。芸窗紙筆知多貴，秘室詞章得久遺。不願付刊經俗眼，惟將存稿見閨儀。《再生緣》，編來不覺交三集，且續前文盡興餘。上集曾云逢草寇，吹台山下劫囚車。少年寨主成花燭，頭目紛紛內外驅。酒席備齊專等候，書中且把寨尊提。

話說韋寨主退歸後寨，早有兵丁獻茶。大王爺便呼退下，親把兩杯遞與夫人小姐。

言笑擎杯遞手間，俊眼偷觀將對面，低聲相問欲撫肩。叫聲小姐休如此，撇去愁煩住本山。既是相逢緣分重，況且岳母許金言。孤家與你皆爛武，何懼他年事不全。若得招成人共馬，遇時而起下朝鮮。救回岳父明冤枉，骨肉團圓萬事完。小姐聰明詳就裡，你何須，春山不舉羞花顏。英雄言訖微含笑，小姐生嗔默默然。柳葉眉邊羞暈起，桃花臉上怒容添。香茶不接低頭坐，一片雄心未肯甘。寨主見時心暗敬，停杯回步就開言。

噫！外邊的兵軍，傳諭眾家頭目：聚義廳慢排花燭，俟我旨下再作主意未遲。爾等赤各人取便，少刻再來伺候便了。

眾軍應諾就傳聞，頭目紛紛議論聲。花廳酒筵俱已備，如何傳諭又消停。莫不是，廳前未及成花燭，寨主先攜入繡衾。只分明，年少風流貪美色，不曾交拜就成親。休言群寇猜疑事，且表英雄韋寨主。四顧無人忙進步，上前呢呢語低聲。夫人小姐休疑慮，莫將吾，當將強梁草寇們。適恐眾人相觸犯，因而假作娶千金。明知宦室名門女，豈嫁山中草莽人。故意這般相試探，誰知道，千金果是抱冰心。今朝只得分明說，免使芳懷欲喪身。咳，夫人呀，家君職授總兵封，吾父稱名號振宗。吾本是，假姓韋來真姓衛，松江府，華亭縣內是家中。勇娥兩字閩中諱，不是男身是女容。從幼母亡隨叔孀，熟嫻工藝與針工。父親只為雲南遠，留我存於故里中。皇甫督台因奉旨，表姑夫，薦奴家父共徵東。父親只為家資薄，意中要，乾立功名再顯榮。不道中途遭慘禍，家君與，督台同陷外邦中。山東巡撫為仇怨，竟把虛言奏九重。天子雖然明聖主，怎當得，滿朝奸黨暗天蒙。竟將良將為謀反，兩路差官不放鬆。未到江東先有信，那期間，奴家閨閣早知風。孀娘叔父雖然好，事到疑難不肯容。俺本是，生長將門奇女子，豈甘束手等鋼鋒。便同老僕名尤慎，女扮男裝去避凶。馬不停蹄行晝夜，投親要向浙江中。深閨十七裙釵女，豈有旁人識我容。大膽直行無畏懼，巴得個，成名跨海去徵東。誰知路過溫州地，一伙強人在此衝。為首一人名蹇虎，帶領著，嘍囉數十要行兇。韋勇娥，隨身暗佩雙金鋼，到此如何肯放鬆。先殺吹台為首賊，回騎復又擊群凶。嘍囉無主齊降服，迎我為王在此中。年老家人遭此故，全仗我，有才女子自調停。恐防諸寇生他意，女扮男裝不透風。道稟稱孤如帝王，禮賢下士做英雄。部前將士心俱服，都說道，定要真龍奪假龍。因此山多安樂，廣招豪傑制刀鋒。立心要破朝鮮國，好報親仇暢此胸。不意巡山逢押解，嘍囉得罪望寬宏。洞房花燭何曾實，鳳友鸞交盡是空。已負夫人心見愛，又遭小姐怒填胸。勇娥身到疑難處，只得從頭訴曲衷。啊唷夫人呀，只道山林一莽夫，可憐同道受風波。眼前不是奇男子，我本華亭衛勇娥。說到其間容慘淡，女大王，英雄雙淚落如梭。夫人小姐心驚喜，立起身來問若何。仔細觀瞻窺鳳履，周圍察看動秋波。良貞扯住連聲問，賢寨主，還是真來還是訛。看爾這般奇品格，怎生反說女嬌娥。英雄女子微微笑，暗啟櫻桃悄悄呼。小姐夫人如不信，待奴脫下這烏靴。一看便知男與女，言訖將身坐榻旁。玉手纖纖舉起足，烏靴脫下映燈光。白綾扯去知多少，方露紅鞋腳一雙。繡履猶存三寸小，紅蓮兩瓣踏瀟湘。夫人小姐心方信，實在是，悲喜交加意更忙。尹氏良貞攜玉手，淚盈盈，回身同坐象牙床。叫聲衛府千金女，不意英雄是改妝。皇甫門中遭慘禍，囚車押解上京邦。吹台山下逢強寇，幸得廳前見大王。因睹芳容心敬愛，故將此女許才郎。誰知內有希奇事，卻是千金改扮妝。如此周全我母女，相逢今日感非常。羨煞尊翁洪福大，何愁冤枉不能揚。妾身皇甫門中事，倒只怕，還要高才小姐幫。尹氏夫人言及此，淚如雨下染千行。長華小姐悲加喜，頃刻花容復照常。翠眉喜色微微動，粉頰春風淡淡香。玉手執燈低首看，贊一聲，尖尖鳳履可人腸。春纖扯住宮袍袖，揮淚長吁道細詳。

啊唷女中的豪傑，你何不早說情由，也免得我許多轉折。

可憐一旦遇凶災，父陷朝鮮不轉來。骨肉分離真可歎，死生未報實堪哀。一樣被冤逢此事，羨君竟得踞吹台。長華也是忠良後，不能夠，避害全身展展才。今日入山逢俊傑，欲將微命趕泉台。何期不是真強寇，女扮男裝到此來。可敬可悲還可歎，長華服煞女英才。勇娥小姐微微笑，只無非，仗著平生武藝來。奴本孤身容易走，千金有母怎分開。今朝既到山中住，少不得，買馬招兵盡壯懷。他日徵東同救父，做一個，女中豪傑有奇才。奴不幸，先母早亡無訓教。到如今，淒涼獨處每傷懷。幸逢小姐尊堂至，奴也可，訴訴冤來敘敘哀。願拜夫人為繼母，榮叨小姐比同胞。倘然不棄孤寡女，願此傳言把筵排。尹氏夫人心大悅，長華小姐笑盈腮。良貞含笑稱多謝，妄自稱尊卻不該。奇女說聲何妨礙，登時傳語坐廳台。咚咚鼗鼓聲初起，蕩蕩紅旗影乍開。十二近丁傳進見，聚義廳，居中坐下女英才。紛紛頭目挨班進，參見完時兩下排。懼怕盡皆垂手立，端嚴不敢把頭抬。大王坐上開言道，花燭華筵今已排。頭目跪稱齊備了，英雄女子把言開。

話說衛勇娥傳齊頭目，吩咐道：皇甫夫人小姐，因無父命，決意不從。孤家深敬其節烈，不便勉強她成婚。故此拜認夫人為母，與長華小姐結為兄妹。今日花燭之筵，就當認親之酒。

眾家頭目盡心驚，寨主如何恁老誠。花燭酒筵俱已備，卻緣何，輕輕放過女佳人。真正是，開基皇帝行仁政，女色從來不在心。我等深欣逢聖主，好生準備作功臣。一齊伏地呼千歲，寨主神明合眾心。就此排筵相伺候，好相邀，夫人小姐出高廳。言完即刻排香案，先認親來後奉杯。請出夫人和小姐，女大王，足登紅毯禮慇懃。龍袍低拂金環動，寶帶斜拖玉■鳴。香燭之前行大禮，躬身八拜叫慈親。孩兒不幸娘先喪，孤苦無人訓此身。今日廳前參繼母，愚男深喜得親人。眼前照拂無煩惱，日後調停要事親。其女言完心慘切，英雄有志忍啼痕。夫人一見心歡悅，半禮相扶抬起身。低喚孩兒休過分，妾身尚感救殘生。今朝既認我為母，自合順心若嫡親。擠擾高山深抱歉，就中還是義看承。勇娥拜過夫人後，復讓旁邊女俊英。已認母親須認妹，孤家叨作長兄稱。從今同處無疑忌，兄妹須當要一心。皇甫千金微啟口，說一聲，窮途母女感高情。移鳳步，動仙裙，同立紅氍拜大盟。一個是，鳳表龍姿奇女子。一個是，金貂玉帶美將軍。香花燈下同行禮，羅綺叢中共拜神。配合正如兄與妹，威嚴渾似後和君。姓名年月從頭訴，拜罷抬身兄妹稱。寨主傳與頭目等，齊參小姐與夫人。一班強寇同參拜，尹氏良貞叫起身。謁見完時排酒席，擺開桌子獻湯羹。夫人獨自居中坐，兄妹雙雙左右分。二席東西諸寇坐，登時上下飲杯巡。綠羅旗下香煙繞，紅錦簇中綺席陳。絳燭高燒花爛漫，玉顏半掩醉醺醺。酒闌席散方才起，眾嘍囉，扣鼓鳴鑼敲二更。寨主出廳騎寶馬，盤查山口及深林。眾多頭目齊隨後，簇擁英雄到處行。一見官兵屍首滿，女大王，立傳士卒掩亡靈。石子灰瓶夾準備，地雷火炮急調停。從今日日操兵馬，防備官兵到此徵。頭目嘍囉稱得令，巡山已畢始歸廳。登時後寨鋪床帳，小姐夫人共一衾。衛氏勇娥仍獨睡，名稱兄妹不能親。一齊無事天光曉，紅日高升照寨門。先喚丫鬟和僕婦，進來伺候不留停。錦瑟瑤琴俱流淚，恨殺嘍囉近了身。既在山中無可奈，少不得，輪班出入盡心勤。夫人就此居山寨，眼下風波可免驚。朝夕思夫雖痛淚，幸虧得，膝前兩女盡歡心。長華小姐心方定，權把浮蹤寄綠林。幸遇勇娥為義姊，百般厚待勝如親。同將神咒慇懃讀，準備他年救父行。月夜舞刀悲壯志，山前比武逞英雄。勇娥小姐真豪傑，皇甫千金亦俊英。彼此不分親與疏，同心合意在山林。女大王，扯旗大把招兵馬，要納諸州有勇人。豪傑紛紛來聚會，英雄隊隊納花名。刀槍密布如羅網，旗幟高標立陣門。打聽得，現任知州貪勢利，不申冤枉害黎民。替天行道從來說，要學梁山宋公明。夜領英雄三四十，跳城殺進大鳴金。知州殺死何須說，府庫賊銀倒個清。百姓人家俱不犯，依然暗遁入山林。從今聲勢傳千里，盡說吹台出霸君。污吏賊官

皆害怕，人人防備賽公明。佑民保國申冤枉，改惡為良做好人。好一個，智勇雙全奇女子，轟轟烈烈獨揚名。只待招盡英雄將，便向朝鮮救父親。住表吹台山內事，且談押解敗殘兵。

再說那些護送的軍士，早已逃脫了幾個，如飛回報。荊州府的太守，立刻申詳上司。湖廣巡撫大驚失色，一面飛報進京，一面差官兵征剿。女大王義旗已扯，索性大開殺戒，逢人便砍，得計便施，只殺得官兵個個魂喪膽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說劉奎璧住在雲南，十二月將盡，接著了父親家信，已知皇甫敬投降外國，欽差湖廣拿解等事，不覺心中大悅：啊唷妙呀，好一個父親，竟然乾成大事。

出言一薦就徵東，斷送亭山皇甫公。再把親書通個信，便教拿解入京中。雖雲嚴父多智足，還仗同胞掌正宮。若不是，姐姐燕珠為國後，劉門何得有威風。今朝有此滔天勢，不怕那，孟氏千金上了天。奎璧暗思心喜悅，且談進喜已知風。驚慌暗叫如何好，皇甫門中一旦休。叛逆重情害九族，少華公子禍無窮。只今拿解王都去，止不住，引頸餐刀染血紅。誤煞我家賢郡主，也只好，另配婚姻苦在胸。進喜愁煩私告母，江媽嚇得似雪轟。連連跌足心中急，道是如今一旦空。此事非輕難隱昧，還宜入內訴情衷。江媽思想偷彈淚，忙進香房繡戶中。只見多嬌劉燕玉，半開箱蓋立從容。春尖斜執相思扇，前後觀瞻別恨濃。長歎一聲情切切，低頭半晌淚紛紛。奶娘一見心中苦，喜得無人在房中。走進前來忙扯住，輕輕啟口說情由。啊呀，我的千金啊！報爾一個凶事信，言去從頭說一回。蘭房嚇到女嬌娥，盈盈翠黛登時沒，簌簌珍珠頃刻垂。悲喚一聲奴苦命，柳腰招展倒羅幃。奶娘著急忙相叫，郡主悠悠氣復回。手掩香腮斜靠枕，芳心如裂更傷悲。

啊唷皇天呀，我劉氏燕玉好生命苦啊！

因思夜夢母親言，故此傾心做此番。不意復遭如此禍，東征有失陷朝鮮。朝廷偏聽旁人語，竟把忠臣當了奸。拿解全家都問斬，叫他怎脫這其間。哥哥如此行奸計，倒只怕，下有神來上有天。低聲痛哭難明說，暗叫郎君實可憐。一自花園得信物，音容阻隔日如年。自傷薄命原同紙，敢倚嚴親勢若山。私放郎君因母命，蒙君畫扇定良緣。陰靈托夢非虛語，大膽輕身到後園。不意善門該破敗，奸人得志好人蹇。君家如若先逃走，還可相會後團圓。倘被欽差拿住了，法場廢命更何言。啊呀郎君啊，你如一命死歸陰，燕玉終身怎主張。孟小姐，父母許婚行過聘，若還守節可聲揚。奴家為爾私相訂，執證無非一奶娘。父母不知仇又重，怎能心事訴高堂。麗君守節真容易，燕玉全身怎主張。去世的母親啊，女兒如此受艱辛，嫡母偏承兩樣心。陪伴惟存江奶母，終身之事費調停。感蒙來托南柯夢，故向花園去會君。畫扇香羅留信物，此身已屬少華門。誰知好事多磨折，皇甫全家要受刑。既是不能借伉儷，陰靈何故哄親生。到如今，少華公子將拿解，眼見良緣不得成。左右為難難殺我，叫孩兒，無能女子怎調停。若還留此殘生在，少不得，父母他年要定親。奴也是，王后妹來侯爵女，斷不肯，無羞無恥又重婚。如其一命歸陰府，反被人談為甚因。生母縱然辭了世，還該保佑我終身。如今一旦風波起，燕玉微軀待怎生。啊唷，奎璧畜生呀！你本侯門富貴家，因何做事這般差。奪袍不遂風流願，幾次生心害少華。誣陷忠臣為反叛，害得他，一門都要喪黃沙。王親勢大人人伯，倒只怕，天理昭彰把罪加。一報還須回一報，我家定要像他家。願祈神佛垂憐念，救救英雄免我嗟。郡主芳心思到此，香喉哽咽淚如麻。乳娘江媽忙相勸，羅幃安慰女姣娥。郡主啊，你是聰明伶俐人，切休傷感損芳神。想其進喜南柯夢，還望於中有救星。沉觀少華公子貌，宛然儀表出人群。必然有個升騰日，難滿災消遂此心。他若非，上界天星來下降，為什麼，神人托夢預先聞。千金莫作為他傷，畫扇良緣指日成。郡主聞言愁略解，綺幃無語動幽情。桃花腮上全消暈，柳葉眉邊愁帶頻。回憶才郎情切切，轉傷薄命淚淋淋。但願應得南柯夢，免使香閨怨一生。住表姣娥劉燕玉，且談顧氏老夫人。聞知皇甫門中事，也覺心中怒氣平。夜膳過時房內坐，擁爐爐几靜沉沉。忽見奎璧掀簾進，母子閒談坐片辰。顧氏夫人含笑道，如今殘臘過新春。今年我宅多興旺，人口平安福又增。姊姊正宮為國後，爹爹朝內作王親。若然到了三元後，搭座花樓放放燈。鬧熱幾天聊盡興，也教不負好光陰。夫人言訖添歡喜，公子微微笑兩聲。雖說我家時運旺，孩兒尚且受欺凌。侯門媳婦遭人奪，有甚容顏再放燈。顧氏道然真不錯，皇甫敬，全家已欲解都京。麗君十五青春女，父母應當另許親。如是我兒心裡願，消停說合待明春。此時大悅劉奎璧，手扯娘衣叫母親。孟宅千金才貌美，豈不聞，雲南府內有芳名。孩兒不娶尚書兒，老守孤幃過此生。如若母親憐念我，這樁大事快調停。必須暗訴宮中姊，轉奏君王請旨行。聖旨一來非小可，孟家父女必應承。娘親若肯從兒意，早寫親書寄掖庭。顧氏夫人言道是，明朝立刻遣家丁。著他竟遞嚴親處，托父將傳姊姊聞。奎璧見言心大喜。歡呼踴躍顧夫人。今宵寫下親書札，就遣家丁星夜行。鋪好花箋磨了墨，剪來燭照照窗明。便邀顧氏居中坐，彩筆高擎獻母親。騙得夫人心內喜，登時舉筆寫書成。上呈書奉中宮後，恭候金安近況寧。深仗提攜榮九族，衰年父母受皇恩。名雖母女關情切，分有君臣阻隔深。只為春間奎璧弟，青年十六未聯姻。聞知兵部尚書府，有女名稱孟麗君。三五青春才貌好，便央煤灼去求親。誰知已有冰人在，總督之兒也懇婚。司馬孟公生一計，春園射柳比輸贏。三箭射中披袍去，即日行盤便定親。誰道兩家俱中式，孟尚書，趨承現任慢劉門。竟將閨女婚皇甫，臣弟羞慚不肯爭。怒氣難消將作病，母親觀此欠安寧。今聞皇甫圖謀反，拿卻全家問罪名。皇甫少華如正法，孟家之女必重婚。麗君理合歸臣弟，伏乞娘娘作主分。轉奏君王龍座下，懇求聖旨賜諧婚。如蒙皇后垂憐念，母子銜思銘刻心。老母敬書求御覽，燈前親筆奉宮庭。夫人寫罷從頭看，幾字相遺言不明。復點兩隻明絳燭，低頭復又細瞻清。暮年眼目難如舊，氣罵孩兒累死人。寫完即與奎璧看，婆婆兩眼轉昏沉。劉世子，接來就在燈前視，念過連稱謝母親。向上躬身忙作揖，多蒙親筆寫書文。這封書上中宮後，一定良緣可玉成。慈母之恩無可報，娶一個，賢良媳婦孝雙親。夫人見說微微笑，連叫癡兒可放心。姐姐駕前言幾句，冤家就去做新人。如今還謝生身母，倒只怕，做了親時變了心。不想父母恩德重，枕邊言語必然聽。任教媳婦欺尊長，你護妻兒不敬親。奎璧笑稱何出此？孩兒是，知書達禮孝心人。言訖忙忙封了信，娘兒談笑到更深。天明即喚家人去，賞給盤纏數十金。錦帕封書多緊密，休教遺失在行程。外書一紙同攜帶，報到皇都國丈門。日夜起程須趨路，限期月半到京城。家人奉命忙收拾，萬里雲南晝夜行。不表劉侯門內事，且談司馬府中因。

話說孟尚書夫婦，一自皇甫總督起身之後，心中亦著實牽掛。不料臘月盡期得了京報，已曉得皇甫敬投降外國，到江陵縣拿解合家等事。只嚇得魂飛魄散，心驚膽裂。

尚書夫婦意彷徨，背地傷心淚兩行。箭射宮袍行過聘，只說是，平安無事結鸞凰。少華生此非常貌，為怎麼，命運流連恁不良。火內方才逃得命，刀頭又要入冥鄉。此番大料難相保，要救除非劫法場。皇甫空為媳婦婚，孟家枉自選東床。一場好事成虛夢，愛女終身怎主張。謀反重情非小可，如今瞞住女紅妝。少不得，另選風流坦腹人。夫婦暗思心慘切，叮嚀兒媳莫聲揚。恐防小姐知消息，又要閨中自痛傷。復囑中年蘇氏母，瞞住了，麗君小姐映姑娘。恐其映雪通風信，傳到千金反費商。合家因此全不說，絕無消息到蘭房。且談閨閣多才女，常憶東征事一樁。聞說朝鮮多利害，未知邊外怎樣忙。常差女婢求京報，司馬相瞞反見藏。但說報中無別事，不須小姐看端詳。憂懷無限悲傷事，自怨紅顏薄命多。恨只恨，命乖張，難向堂前問父娘。俯首沉吟憑靜案，凝眸輾轉倚深床。紅箋裁罷聊執筆，白雪飛時暫舉觴。愁入素心風動絮，夢回羅帳月當窗。春消楚雨花容瘦，恨鎖巫山翠黛長。自結姻親添遠慮，倒不如，消停慢慢選才郎。今增多少疑難事，反覺終朝意緒忙。小姐時時心暗慮，蘇娘也覺動愁腸。自從夢訂三生約，一片心歸皇甫郎。三炷天香朝夕拜，願祈保佑得安康。雖然閨閣同相伴，難向千金訴曲腸。無非是，對蹙娥眉長歎氣，各人心事各人藏。住談孟宅香閨事，且表平江避難郎。

話說皇甫少華，自到熊家已有兩月。他本是英雄之性，哪經得拘束之苦？

終朝悶坐思無了，憤氣衝空不得消。一盞孤燈陪夜榻，滿庭殘雪映輕綃。傷心已感年華改，彈淚偏逢梓裡遙。這日對窗方獨坐，思前想後皺眉梢。啊唷，母親賢姐呀，江陵一別我逃災，諒必欽差已到來。謀反重情應正法，一定是，全家押解上京台。少華枉作奇男子，難救萱堂姐姐災。今日安然熊宅住，未知道，母親怎樣受悲哀。咳，燕玉芳卿呀，小春庭內見芳容，放我逃生反背兄。畫扇遺卿情不薄，香巾贈我意情濃。婚姻私訂全無證，義有深仇要論公。處世並非愚賤女，出身偏在惡人中。諒來兄長行奸計，妹亦應知就裡中。爾母早亡無力量，自然難以勸親兄。我家雖被伊家害，少華亦，不怪芳卿禮欠通。但是他年能得第，少不

得，報仇要殺父和兄。姻緣大抵成虛夢，畫扇香羅盡是空。可惜此情無可訴，不能鸞鳳兩和同。

咳，我皇甫少華何故這般顛沛？已是十六之軀，一事未能成就。

奪袍方始定良緣，聘下多才孟麗君。宿在花園逢燕玉，又將畫扇訂前姻。誰知不得成佳偶，到如今，已作逃災避難人。倒只怕，待得功名成就日，二妻早在別家門。英雄雖不圖歡樂，羞辱之心轉未平。可憐我，父在朝鮮難救援，母歸牢獄不隨行。俺本是，生於世代功臣後。反叫人，竟作姦邪反叛門。想少華，久抱忠心思報國。到如今，空懷赤膽也無名。雖然兄嫂多關切，我卻心中反不寧。啊唷皇天呀，恨我空生十六年，人間大事未能全。忠貞孝意休提起，倫理情常不必言。四季衣衫怎生受，三餐茶飯意何安。冤沉似海無能報，恨只恨，我與仇家共戴天。皇甫少華思到此，一腔悲憤拔龍泉。青鋒三尺方離鞘，來了英雄美少年。驚喚一聲休短見，上前抱住問情端。啊唷賢弟呀，為甚事情尋短見？少華一見淚沾衣，擲下青鋒把首低。熊浩相攜同入座，低呼賢弟怎癡迷。此身要乾無窮事，何故輕傷七尺軀。請把表情從直說，愚兄與你話心機。少華公子長吁氣，半晌無言細告伊。恩兄呀，弟已今當二八年，閒居尊府怎生安。叨蒙兄長相關切，兩月留居照拂全。叨擾原來心倍歉，深懷父母不能安。為今之計難藏隱，意欲山東走一番。打聽父親生死，得知實信始安然。如今悶坐書房內，想到恩仇心痛酸。不識恩兄垂允否，弟思冒險過邊關。若然救得家君返，也不枉，皇甫門中有一男。公子言完心慘切，淚如雨下濕紅顏。英雄聽罷長吁氣，雙皺眉頭意不歡。半晌沉吟方啟口，請君今日聽吾言。此時你若山東去，豈不知，畫影圖形躲避難。欲待留居三兩載，深知尊意不能安。功名富貴猶還可，似這等，父母冤仇怎戴天。不但君家心惱悶，熊友鶴，時常也要怒衝冠。試觀東海朝鮮國，左道旁門不等閒。我等後來如用武，建功立業料應難。要思徵滅朝鮮國，除是能得異術傳。熊浩既然為武舉，自應效力走江東。雖無緯地經天手，已立封侯拜相言。趁此正宜全國事，我豈肯。平江閒住待流年。今朝尊意甘當苦，不若同君去訪仙。聞說武昌城內事，近來百姓盡傳名。打從黃鶴山前過，見著神仙住山邊。或聽傳杯相飲酒，或聞對語共論談。人走近時全無影，不識樓中是甚仙。我想昔日曾寄跡，費文■，身登黃鶴上昇天。莫非有意傳仙法，故在樓中變化觀。況且省城離不遠，與君同去做神仙。誠心何用跟奴僕，步履同游黃鶴山。倘遇一朝真會意，拜求指示掃烽煙。未知尊意相問否，只要心虔事必全。熊浩說完此一事，少華驚喜謝高天。感兄不吝千金教，如此分明是好言。既是仙源惟咫尺，弟當獨去尋仙。賢兄家務煩心緒，豈可相拋到外邊。嫂嫂獨居難料理，還當兄長共盤桓。少華跋涉該辛苦，兄欲同行弟不安。熊浩見言惟冷笑，登時變色便開言。我因賢弟真知己，視作同胞兩不嫌。何意相依經兩月，仍然當作莽夫看？英雄志願堪成就，兒女恩情豈掛牽？若是君家如此說，小孟嘗，縣中綽號是虛言。明朝與你同行走，我就是，敗產亡家亦等閒。勸你從今休顧忌，弟兄情義實相關。英雄言訖雙拋淚，公子抬身跪足前。伏乞恩兄須恕罪，無知愚弟出愚言。蒙君相待無嫌忌，我豈多心更亂談。準為尊家惟嫂在，怎因朋友棄田園。既承關切情如此，豈有孤行走訪仙。熊浩正容忙答禮，連稱不敢逆尊顏。當下兩人斟酌就，準備同游黃鶴山。豪傑起身忙入內，告知娘子這情由。求仙不論遲和早，只在今朝走一番。徐氏沉吟開口道，妾身怎敢攔相攔。但愁家內無人管，內事權時外事難。熊浩回言無所礙，待我分派不愁煩。內邊自有賢妻子，只要你，謹慎公明就萬安。再托岳翁常到此，相幫料理可從寬。呂忠不去隨盟弟，也可留他在此間。觀彼老誠能辦事，亦堪指使管家園。尋山訪道功夫大，難把歸期向你言。或者緣能會面，倘然無份就迴旋。賢妻本是溫良女，豈不望，夫主成名你顯然。但願此番能遂意，一堂歡慶又團圓。賢良娘子心中悅，夫主功名理正然。但慮妾身懷著孕，臨盆不識女和男。此中凶吉無分曉，未知道，可得平安候你還。熊浩皺眉惟點首，答言凡事總由天。賢妻自己加珍重，生死何須預出言。家業有餘還富足，廣行善事濟貧寒。倘能產後身無恙，休論臨盆不是男。娘子低頭稱正是，春尖偷把淚珠彈。一宵無事天明亮，打點同行去訪仙。改換布衣和小帽，一條鸞帶拴腰間。乾糧各自身邊帶，錢鈔皆於袋內藏。徐氏娘家居左近，聞知女婿出田園。徐公步履親來送，細問方知是訪仙。友鶴別妻稱保重，少華辭嫂謝周全。英雄不戀夫妻意，惟是慇懃托泰山。又喚呂忠親囑咐，老人家，連聲應諾一身擔。人心誰不圖安樂，也就相居熊宅中。二位英雄同出外，平常打扮也翩翩。未行訪道心如鐵，不怕人間上路難。迴避趙家兄弟言，竟從別路入城關。

話說熊浩與少華一路進城，只因過客眾多，也沒有兵軍查問。進得城來，已是午牌時候。走近一個守備衙門，只見許多人圍著觀看。左邊壁上貼一張告示，掛一幅小像，原來就是曉諭四方，捉拿欽犯的。皇甫少華心中驚懼，悄地把盟兄一扯，熊友鶴方才回身，已被眾人看見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稱奇怪。

幾個齊齊走轉身，叫聲朋友哪方人？少華未及回答，熊浩含歡進步雲。在下祖居於本地，姓秦名字喚逢真。我家表弟雲南客，久走江湖名范昆。只為聞聽傳告示，故來察聽驗分明。今觀欽犯畫得像，竟似吾家表弟形。怪不得，諸位鄉親齊驗看，莫教嚇壞少年人。英雄言訖呵呵笑，觀看之人不出聲。皇甫少華聞此話，忙改了，雲南口氣對諸人。啊呀列位呀，不才本是客商家，休要當疑是少華。今與表兄觀告示，盡懷妄想要擒他。不期形像俱如我，險些兒，認作當今欽犯拿。真正是，未得賞銀充口腹，先將性命赴黃沙。少華言訖也還笑，大眾軍民見信他。拍手狂呼稱得罪，登時四散不喧嘩。少華公子心方定，轉路惟尋幽僻家。

話說熊浩與少華行到幽僻之處，坐在松樹下一塊石板上，歇息片時。少華低叫道：多謝大兄幫助。適才若非這般回復，此時已在監中了。友鶴搖手道：賢弟悄悄，古語道：隔牆須有耳，這時便是林外豈無人。

弟兄歇息在松林，取出乾糧慢慢吞。友鶴說聲天欲暮，快些趕路訪仙真。少華公子抬身起，一路虔心步下行。足痛腰酸全不顧，神虛氣短尚無停。眼觀紅日歸滄海，颯颯寒風起暮雲。樹影披離村店少，天光黯淡夜寒深。誰知日落陰雲合，不見東方玉兔升。正在憂愁無處去，前村隱隱有紅燈。慌忙趕步來行到，輕叩雙環喚主人。裡面東翁聞借宿，呼童秉燭就開門。原來是位儒門士，禮貌謙恭待若賓。讓到草堂方入座，復攜鋪蓋請安身。弟兄感謝同安歇，秀士攻讀到五更。次日懇留早膳，求仙誠切不餐葷。問明黃鶴山中路，囊中兩錢謝主人。辭別起身重訪道，馳驅一念秉丹忱。行行又是黃昏候，遠聽茅庵鐘磬聲。尋到寺前稱借宿，僧家良善又留賓。素齋兩頓多佳味，次日相酬復再行。到處為家多散蕩，逢人便問幾何程。急行難避西風緊，趕步何辭夜雪深。行到六天將近晚，遙觀前面有山林。奇峰遠映青如黛，峻嶺高看氣抱雲。二位英雄心暗喜，莫非前面有仙真。正在沉吟思趕路，只聞咳嗽出深林。白髮瘦面形容老，手內斜扶杖一根。含笑上前呼貴客，不知意欲哪方行。少華細告求仙事，老翁驚呼請暫停。黃鶴山雖離不遠，毒蛇猛虎每成群。二君妄想成何用，只恐遊山一命傾。公子見言微冷笑，不須老丈為擔驚。求仙豈懼蛇盤足，有劍何妨虎害人。友鶴欣然言正是，飄然攜手復前行。回頭再望深林處，寂寂荒郊不見人。暗暗心驚稱可怪，分明試我可虔誠。今朝必得逢仙駕，不遇何妨走到明。穿過幾層盤石道，抬頭忽見一佳人。烏紗帕子兜頭罩，縞素衣裳縞素裙。雲鬢輕披容似玉，星眸微轉美含神。金蓮窄窄行來穩，玉筍尖尖動處輕。含笑上前呼貴客，前途可見我家君？奴因貪看雙飛鶴，迷失山前不見親。如若君家憐賤妾，乞為指引到柴門。少華友鶴心疑惑，山野如何有美人？莫是仙翁來試探，故而復變一釵裙。弟兄想到仙家術，頃刻端然不動心。女子牽衣垂下淚，叫聲貴客太無情。奴因失路難歸去，就此相隨二位行。言訖依依跟在後，鶯聲燕語甚溫存。少華疑是山妖變，手拔龍泉喝一聲。

無知的女子，俺本一念求仙，豈肯迷於女色？哪裡的山精野怪，還不快走！

青鋒拔出逼人衣，女子彷徨閃動身。隨地滾來三四轉，登時化作白狐狸。穿大樹，跳長溪，急急忙忙去似飛。公子方才收了劍，叫聲兄長可曾窺。英雄不覺心驚駭，贊歎誠心幸不移。方遇老翁相阻擋，又逢美女用迷離。多虧爾我心如鐵，一念求仙不比虛。言訖欣然仍走路，踏草須扣帽沿低。忙忙行到平地，遙望見，黃鶴山不遠離。正走上前行下禮，陰風一陣石沙飛。幾聲虎嘯穿林樹，滿谷蛇盤出地皮。白蟒跳空將繞頂，斑斕撲到欲銜衣。少華一見心驚駭，仰面長吁意不適。

啊唷神仙呀，我皇甫少華欲救父親，豈惜一條微命！今日裡縱被猛虎毒蛇來害，斷不離此山。

一聲悲淚淚雙流，款步登山不暫留。頃刻毒蛇潛入地，登時猛虎去歸丘。英雄大膽抬頭望，看見居中黃鶴樓。高聳碧空輝氣象，平空雲影似沉浮。朱欄曲繞環芳樹，畫棟高撐映紫州。正欲倒身朝上拜，只聽得，一聲鶴映在山頭。樓中窗格呀呀響，一位仙家道事由。

只聽說：熊友鶴、皇甫少華聽者！貧道即黃鶴散仙是也，早知你二人有緣，我故在此山現形一月。差遣土地化人，白狐變為美女，又擺一座蛇虎陣相嚇。可喜爾來意虔誠，邪心不涉。既然睹面，少不得上樓相見。

二位英雄駭又歡，抬頭望見一神仙。雲冠道服雙垂袖，白面長眉五絡髻。出世丰姿真不俗，超塵品格果非凡。三花聚頂神功大，五氣朝元法力全。端立堂中遮半體，旁邊一鶴自飛旋。少華友鶴心驚喜，頓首齊稱謝上仙。弟子誠心來學藝，蹈湯赴火也當然。二番相試心無改，荷感仙師露聖顏。願乞收留為弟子，拜求法術滅朝鮮。弟兄拜畢登山頂，直上高樓第一間。只見其中多潔淨，石床石凳石欄杆。仙師早在居中坐，一表飄然貌不凡。二位英雄忙跪叩，恭聽仙長座中言。你等不憚離鄉井，來意如何已了然。我欲偕人成大道，費文■，乘雲經過此樓前。十洲三島無閒事，查得你，皇甫門中有大冤。與我仙緣該有分，因此上，現形一月候英賢。二番試探真無悔，少不得，要把神功細細傳。就在此山停鶴駕，年餘教習未為難。我觀汝等前程遠，拜相封侯指顧問。學習年餘時運至，倒只怕，掌上明珠初見面，房中錦瑟另調弦。天機予泄吾該罪，今日難於仔細言。汝等安心同學藝，自然有日步金鑾。仙師言訖其中故，二位英雄悲更難。皇甫少華連頓首，謝恩師，收留學法在仙山。他年父母團圓日，弟子是，棄職尋師學坐禪。大料姻緣難得就，何須留戀在塵凡。仙師點首微微笑，連道君家未必然。日後夫榮妻貴日，自然有，真僧向爾說因緣。前生只為多疑惑，又續前緣在大元。今世恩情方美滿，那其間，爾心怎肯進仙山。少華半信難重問，友鶴心驚恐斷弦。既到仙山難復去，功名成遂再為言。當時二位真豪傑，同志從師黃鶴樓。朝夕渴時吞碧露，尋常饑餓食金丹。神書滿榻隨心誦，妙訣千般憑意參。武藝學成無敵手，神功煉就可登仙。安心只等時來後，就便要，大報恩仇做一番。自此少華山內住，無驚無慮卻安然。仙師施展神通術，不許遊人到此觀。虎豹成群終日出，來往之人多害怕，稱奇道怪遍相傳。盡言出了神仙客，雲霧遮漫不見天。黃鶴山前人不走，二英雄，安身住下待其間。住談黃鶴樓中事，且表傳書寄信員。尹貴家丁居旅店，暗中探聽已知緣。夫人解出江陵縣，他也星飛上路間。行到半途無幾日，軍民百姓亂紛傳。吹台山下逢強寇，劫去囚車殺了官。犯婦眾人俱被搶，不知生死怎生緣。聞聽說，山中草寇行仁義，仿學梁山泊上賢。專殺貪官和污吏，宋公明，一聲綽號四方傳。囚車劫去應饒命，反免殘身刀下捐。尹貴一聞驚又喜，如飛趕路不遲延。單人獨馬忙忙走，已到皇都帝省中。密入官衙回主命，細將始末稟情端。尹爺聞報驚還喜，或者吹台草寇賢。只要外甥傳一脈，其餘眷屬不須言。但求天意轉憐念，保佑那，皇甫門中報仇冤。不表尹家聞實信，且談天子在金鑾。接到了，湖北本章知被劫，龍心大怒派能員。提兵征剿吹台寇，務必全滅方可還。一定是，皇甫門中通草寇，故而打劫在山彎。少華賊子難逃罪，速向山東去捉還。族分人家監候審，拿同欽犯一齊斬。住談旨下興兵事，且把劉侯表一番。

話說國丈於二月初六接了夫人的書信，便著二夫人周氏帶了錦帕書入宮見後。且說劉燕珠在家為女之時，最與劉奎璧情投意合。如今貴為國母，滿心要提拔胞弟做官，尚未奏知天子。這日卻逢周氏入宮請安，呈上家書一封。劉皇后拆開一看，心內重重大怒。啊呀，豈有此理！好一個大膽的孟尚書，竟敢羞辱皇親門第。二夫人與我稟知國丈，待本宮啟奏朝廷，請旨賜婚便了。